

## 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地名续考

郭景兴 吕淑苹

有关卢沟桥事变战场的地名，笔者几年前曾写过《卢沟桥事变战场考》一文，但不够全面，近年来我们又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现在续写一篇考略文章，以作为对前文之补充。

### 丰 台

卢沟桥事变的制造者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驻地就在丰台。日军旅团司令部原驻北平东交民巷，七七事变爆发后，迁到丰台，指挥日军作战。丰台不但是日军的驻地，也是后来卢沟桥事变的日军进攻基地和指挥部。

丰台，位于北京西南，距广安门12公里，往西距卢沟桥7公里。清《宸垣识略》载：“南郊台在南城丰宜门外，金大定间拜天于此，又名拜郊台。”又说：“丰台疑即拜郊台，因门曰丰宜，故目为丰台。”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就屡屡制造事端，企图夺占丰台。1935年夏，吴佩孚旧部白坚武在丰台发动了夺车事件。白坚武纠合地方流氓、伪军及日本浪人等300多人，在6月27日夜，袭击丰台火车站，夺得装甲火车一辆后，立即向北平进攻。但叛军在28日早晨进抵永定门外时，即被北平商震、万福麟等部队击败，白坚武逃回天津日租界，15名日本浪人被捕。<sup>①</sup>

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自己动手了。1935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还强行规定不放空车南下；从此，日军开始进驻丰台。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并

<sup>①</sup>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第94页。

经天皇批准，向华北增兵6000人；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5月16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sup>①</sup>步兵旅团为日本华北驻军主力，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战车队（配大小坦克24辆）驻丰台。新增日军在塘沽港登陆后，先在通县暂驻，从6月21日到30日，分别转驻丰台。<sup>②</sup>7月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了军事指挥部<sup>③</sup>，日军当时驻地为丰台原英国兵营。<sup>④</sup>

日军进驻丰台以后，便大肆修建营房，预备进驻重兵。为此强行霸占了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将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窪、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等几个村庄的居民强行赶走，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后，丰台日军陆续增加到2000人。这个兵营后来老百姓称为丰台东仓库。日本兵营除驻有步兵、装甲兵外，还有斋田部队“马号”（现解放军军马科研部门所在地）。

当时丰台大街（叫正阳街）为东西向，只是马路北侧有商店铺面，马路南侧是铁路。紧贴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火车站在大街东段路南，站门朝北。这条大街的中间，当年有一条从西往东的污水明沟，座落在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的污水，顺明沟往东流。中国驻军为二十九军一个营的兵力，驻在火车站对面污水沟北侧的中和货栈、大兴货栈内。两个货栈以北为校书里胡同，胡同北口是一片大空地，乃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离东仓库日本营房仅300米左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议定：日本军队穿大街时，一律走沟南一侧；中国军队一律在沟北一侧活动。虽然有此协定，但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故意寻衅生事。校书里北口外的中国军队练兵场，日军也闯进去练兵出操，有

①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45页。

②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版。

③ 《丰台火车站站志》，未刊行。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时还把装甲车开进去。二十九军士兵义愤填膺，据理力争，硬是把闯进来的日本兵撵走了。日军不甘心，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企图把二十九军挤出丰台。在这期间曾发生两次较大的丰台事件。

1936年6月“第一次丰台事件”，日军逼迫宋哲元于7月1日将原驻丰台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二一七团三营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来该师一一〇旅蒋华延部驻防丰台。<sup>①</sup> 1936年9月

“第二次丰台事件”，日军又逼迫中国军队于9月19日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

关于这两个村名，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一五一一页载：“二十九军丰台驻军旋亦移驻赵家庄”；《申报周刊》第一卷四十期九五七页载：“距离丰台20里外枣林庄、赵庄子许驻军一连。”经调查，以上两种村名记载均有讹误。查阅丰台区地名志，在丰台以东以南直到南苑，均无“赵家庄”、“赵庄子”、“枣林庄”等村名。经访问实为“赵王庄”和“新林庄”，现属槐房生产大队。卢沟桥事变以前，槐房一带确实驻有二十九军。赵王庄在槐房以东，原有赵、王两家地主，居民为这两家的佃户，故名赵王庄。新林庄在赵王庄以西，此庄原是北京城里的一户林姓地主的庄园，因为是他转买别人的庄园，故自起名为“新林庄”。

二十九军撤离丰台以后，丰台重镇遂陷于日军控制之下，成了日本人的世界。据当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有的门面）招牌叫‘料理’，实际是白面（海洛因毒品的俗称）馆，低级下流。日本浪人经常假装酒醉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侵占中国老百姓的财产，调戏侮辱中国妇女。每天有状告日本人的案件，情节之恶劣，令人难以容忍。我同警察局李巡官（日语翻译）到丰台日本警察署和日本宪兵队办过多次交涉，每次日方都说进行调

①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50页。

查，但最后总是没有结果，既不答复，也不处理，任凭罪犯逍遥法外。我方无可奈何，不能依照中国法律对罪犯进行拘捕。反之，日方因事向我方提出无理交涉时，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广大人民对日人罪行恨之入骨。”<sup>①</sup>

据我们调查，上文提到的“料理”乃“寮里”的音误。北京老人们都知道，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日本人在丰台共开了两家“寮里”，地点在丰台镇兴隆胡同，即现在的丰台图书馆的位置，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妓女是日本和朝鲜妇女，专门接待日本军人。这里本来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妓院，日本人一来它就被迁到丰台火车站东北的校书里胡同，并强行把这条胡同变成专开妓院、烟馆的一条街。这条胡同原名晋阳胡同，开有义顺车店。日本人来了以后，便把妓女集中于此，改名校书里，来源于青楼校书。这条胡同共有6家妓院，店名叫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这些妓院的老板都是汉奸、特务，还有韩国（朝鲜）人。妓女都是被骗来或抢来的。日本人称这里为花酒馆，日本兵可以随便出入。大烟（鸦片）馆、白面馆共有七八家，分散在南孔庄子、福顺后街、兴隆中街、李家胡同等地。白面馆都是韩国人开的。

再说上文提到的日本警察署。本来丰台隶属于宛平县，但日军却在丰台设立了警察署（地点就在现在的丰台派出所），这表明日本已把丰台视为它的领土。日本宪兵队，卢沟桥事变前设在丰台火车站旁边，事变后强占了丰台大桥北侧的扶轮小学，一直到日本投降。宪兵队里面有监狱，还有电椅和灌辣椒水、灌凉水的刑具，都是为残害中国人用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丰台的控制就更紧了。首先，扩大日军兵营，以作为侵华战争的供给基地；扩大原来的马号，成为军马研究所；修建鸽子楼，饲养大量军用信鸽。其次，丰台一些要害部门

<sup>①</sup> 《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的职务，都由日本人担任。1937年8月，丰台火车站站长由日本人森川进担任，副站长及各种管理人员也都是日本人，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机务段段长由日人原崇吉担任，后来由水石敏弘接任。下面的副段长、庶务、运转、技术、装修、检查、调度等部门也由日本人掌握。其他警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材料厂的段、厂长、也都由日本人担任。另外，为了侵华战争需要，日军还在丰台大桥以南新建了两座工厂，一是桥梁厂，一是412铁蹄工厂，专为军马生产马蹄铁。日军还在丰台西部建了一座华北第一大军事仓库，储存军需物资，即现在的丰台西仓库。

## 大井村

大井村在丰台西北2.5公里处，过去是从丰台、北京去卢沟桥的必经之地。村分前街、后街。后街跨广安门到卢沟桥公路（清代为御路）。大井村原称义井庵。清《日下旧闻考》载：“义井庵在广宁门外迤西十里，明万历中额曰万佛延寿寺。”<sup>①</sup>“井在庙门外，今其地名大井村。”《宛署杂记》载：“金章宗皇帝过此，饮水味甘，封为义井。”

卢沟桥战事中，大井村在军事上居有重要位置。日军从丰台往卢沟桥增兵，必须从丰台往北到大井上公路后往西；从北平往卢沟桥增兵也要出广安门上公路通过大井去卢沟桥；从北平往丰台增兵也是出广安门到大井后南行到丰台。

1936年9月第二次丰台事件时，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大井发生枪战。此后，大井村曾多次被日军占据。1936年冬，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要求宋哲元允许日本人在大井村建一个“商用”机场，宋未允。其后，日军几次要求冀察当局和宛平政府割让大井附近土地，均被拒绝。

<sup>①</sup> 万佛延寿寺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时期被毁。庙内有巨大铜佛二尊，一坐一立。坐像居东，为释迦牟尼，高2.9米；立像居西，为观音大士，高12米。庙毁后，铜佛运往首都博物馆和市文物研究所保存。

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后，圈占了大井村南6000多亩土地建成一个大仓库（即现在的西仓库），当时号称华北第一大仓库。为建此仓库日军共拆毁了杜村、朱庄子、新房庄、武庄子、大和店村、程庄子（部分）、李庄子（部分）等村庄。仓库储有枪支、弹药、被服、药材、皮鞋、粮食、罐头等。仓库开始是由长谷川部队控制，以后不详。

### 卢沟桥、宛平城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今年是卢沟桥建成800周年。卢沟桥的环境风貌是很优美的，长桥流水，远山叠翠，在金代即为章宗命名的“卢沟晓月”，乃燕京八景之一。清代乾隆手书“卢沟晓月”碑，立于卢沟桥东端。

卢沟桥以东200米为宛平城。该城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是全国最小的城池，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原名拱极城。该城形状结构独具特点，除小而坚固外，城内既无大街小巷、集市广场，也无钟楼鼓楼，只有一道贯通东西，两座城门外各有瓮城和闸楼。根据当时设防情形推测，城内可能设有军事衙署和兵营建筑。可见此城是专为拱卫京都而建的前卫城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北京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12月31日宛平县公署由北平城内地安门迤西积庆坊贤良祠（现全国妇女干部学院）迁到拱极城内，此后该城遂称为宛平城。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卢沟桥、宛平城是日军夺取的重要目标。凡到卢沟桥参观的人们，普遍提出一个问题，即事变时，日军是从哪个方向进攻卢沟桥的？按照正常的军事行动，一般应从长辛店打到卢沟桥，渡河后由西往东而进攻北京。明代建拱极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由西南、西北方向侵犯北京的敌人。但卢沟桥事变时，却出现了反常现象。日本人是从北平方向调动丰台的军队经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窑由东往西进攻卢沟桥的。这是

因为：当时北平的北、东、南三面都有日军、汉奸的军事势力，只有卢沟桥为二十九军重兵把守。该地是北平通往外部的咽喉要道，又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叉中心，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如果该地被日军占领，北平以及华北大片领土，日军则唾手可得。日军十分了解卢沟桥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因此把攻击目标集中在这一地区。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主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约2000人，驻地在卢沟桥东至北平间的丰台，所以在卢沟桥事变时，日军是从东往西打，即从丰台进攻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时，宛平城是日军的主要攻击点。这是由于宛平城不但是卢沟桥地区的制高点，城池异常坚固，攻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城内驻有中国军政指挥机关，可以与长辛店、衙门口、西苑等地二十九军取得联络，从外围攻打日军。从7月8日至20日之间，日军对宛平城发动多次攻击，其中以8日、10日、20日3次打得最激烈。日军虽曾几次攻下铁路桥和迴龙庙，甚至打到河西岸刘庄子，但宛平城却一次未被攻破。从卢沟桥战事的全过程，证明宛平城在军事上确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迴 龙 庙

卢沟桥事变中迴龙庙争夺战是打得最激烈，双方伤亡最多的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此庙为日军3次攻占，而每次又为二十九军夺回（即7月8日、10日、20日）。当时报刊关于迴龙庙战情的报导很多，但都称之为“龙王庙”，一些论著、地图也按此流传。但也有个别的文章中写“迴龙庙”，如王冷斋《七七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良友画报》1937年7月5日130期第4页，均称“迴龙庙”。

据史料记载，卢沟桥地区的庙宇甚多，而以祭祀龙王、河神的庙宇为主。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确有龙王庙（现已无存）。东门外南侧有药王庙。在永定河东岸卢沟桥南侧有河神庙，卢沟桥的西首，现尚存大王庙一座。宛平城内有兴龙寺、观音庵、城隍

庙、马神庙、九神庙。庙宇多了，名称容易搞错。但迴龙庙在卢沟桥事变中是一重要阵地，作为史料必载的地名，不容有错。

迴龙庙在卢沟桥以北1400米的永定河东岸的高坡土台上，建于明代，庙名有龙回头的意思。永定河上游在石景山方向，河床宽阔，最宽处达1400米。河水流至卢沟桥以北1400米处，河道突然狭窄（河宽缩为400米），水位突然增高，河水返向回流，呈异常景象。乡民为祈求龙王保佑，防止水患而建庙，故名“迴龙庙”。迴龙庙庙宇甚小，坐西朝东，西房正殿3间，南北配殿各两间。此庙在1937年卢沟桥争夺战中三失三得，毁坏严重，现已无存，但土台高坡尚在。

迴龙庙的东面是一大片开阔地，往东一直到大瓦窑村约4平方公里，是事变前日军演习的主要场地。

迴龙庙战略地位重要。迴龙庙中国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城驻军形成犄角，从南北两边守护平汉铁路桥。1937年7月8日晨日军进攻时，在包围炮轰宛平城的同时，首先强攻夺取此庙，然后攻下铁路桥，西进渡河。驻守迴龙庙一线的二十九军三营第十一连，以连长高长森率一连人抵御日军4连之众的进攻。战斗中全体官兵奋勇杀敌，排长沈忠明光荣殉国，所率第一排伤亡殆尽，而敌死伤数倍于我。解放后沈原籍安徽省政府追认沈忠明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体，当时就埋在永定河西岸平汉铁路桥下面。

### 大枣园——“一文字山”

大枣园（大枣山）是沙岗村界内的一个沙丘高地，由于荆棘丛生而得名。沙岗村在宛平城东门外不远处。过去卢沟桥地区风沙很大，年深日久，沙土淤成坡坡岗岗，故人们呼之为“沙岗儿”。大枣园是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站在岗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宛平城东门及城墙。卢沟桥事变前此地是日军的演习场所。事变时，此地系日军的一个重要阵地，轰击宛平城的第一炮是从这里打的，以后这里一直是日军进攻宛平城的炮兵阵地。日军河边

正三旅团长在攻城时的战斗指挥所就设在这里。现存宛平城东墙北侧的弹洞及塌毁处，即当年日军在大枣园炮击所致。

“一文字山”是卢沟桥事变前，日军为演习方便而对沙岗的命名。据日本荒木和夫著《北支那宪兵之支那事变》一书记载：

“一文字山不是原有名词，地形与‘一’字相似，为了演习方便，一木大队长命名。是事变以来有名的小高地，小筱繁茂（筱为日文中汉字，意即小矮竹子。——引者注），为一连串的沙丘。沙丘的外侧有壕，是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军的阵地残留下来的。”“山麓入口处民房为河边旅团长的战斗指挥所。以后成为北平女子宣抚班的汤茶招待所。沙丘前线为军队实弹射击场，以后顶上西侧立‘支那事变发祥地纪念碑’（木标，现已无存——引者注）。”

上述情况说明，大枣园（大枣山）、沙岗、“一文字山”是指的同一个地点，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卢沟桥事变中，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7月28日在南苑激战中为国捐躯，当时将尸体就地掩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把赵登禹烈士和二十九军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实现了“卢沟桥是二十九军坟墓”的誓言。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在宛平城东门外的大枣园重修了赵登禹烈士墓。

### 五里店、大瓦窑、卢沟桥火车站

五里店、大瓦窑是卢沟桥事变以前，日军经常演习的地方。五里店因地处卢沟桥以东五里而得名，是个古老村庄。清代时此地多为贮炭场，以供应城市需要。大瓦窑村位于卢沟桥东北三华里，地处永定河东岸，是永定河洪泛地带，和五里店一样乃冲积地层，二三尺以下即为几丈厚的河卵石层。附近村民多以挖沙石为生。1905年修建卢汉铁路时，卢沟桥火车站即建在该村境内。相传此处又为修建北京城和宛平城烧制砖瓦的地方。由于每年大面积地挖掘，因此这一带到处都是深浅不等的废旧沙石坑，成为天然的军事工事。

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在大瓦窑多次进行演习，事变爆发后，此处就成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一个军事集结点，卢沟桥火车站为前沿阵地指挥部。大瓦窑村以西到迴龙庙的开阔地，在事变时则为双方多次厮杀的战场。

## 廊坊

廊坊是北宁铁路天津到北平间的一个重要车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1937年7月25日借口修理电线，向廊坊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

当时廊坊是安次县的一个小镇。该地在元朝以前无人居住，到明永乐年间，才有山西洪洞县移民迁此，发展成村落。据传，当时因附近有一个琅珐寺而得村名，后来取谐音琅珐改称廊坊（或廊坊）。1974年1月1日廊坊划归天津市管辖，地名规范化为廊坊。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京山线铁路修筑经此，建成廊坊火车站。廊坊火车站位于现市区中心，乃客货两用的三级中间站。过去廊坊主要街道在铁路南，路北仅有三、四条狭窄的街巷。由于交通便利，人口逐渐增多，小型旅店业、商业、手工业不断增加，到民国初年，已发展成京津之间的一个较大集镇。

由于廊坊地处京津之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00年，义和团曾在此与八国联军打过仗。1916年，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曾驻扎与此。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驻扎在廊坊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部及所属二二六团（缺驻武清县的第二营、驻河西务的第三营十二连），旅长刘振山、团长崔振伦。当时一一三旅旅部率特务连和二二六团团部驻在铁路南，与居民杂住。一营驻车站东端的石灰坞，第三营驻在路北的营房内，团迫击炮连驻在路北的一个货栈内。机枪连驻路北不远的一个小村内。这里

地势平坦，全是平顶房，满地庄稼，沙土地，无险可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这里的驻军也相应做了应战准备，街道用麻袋填土堵塞，房顶也垒起了各种掩体。

7月25日下午，二十九军二二六团接到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下午4点30分，日军兵车进入廊坊车站，崔团长根据师部“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人出站进街”的指示，与安次县驻廊坊公安分局长去与日军交涉，要求日军尽快离开廊坊。日军要求出站宿营，被二二六团严厉拒绝。双方争执时，日军即以主力占据了车站、又分几股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作战士工事。当晚11时左右，因日军不听劝阻，强占地形，中国驻军第三营第九连突然向日军开火，日军伤亡惨重。天津日本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于当晚12时在鲤登大佐的指挥下，增援廊坊。二十师团驻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部队于26日凌晨3时30分，按次序向前移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战斗。26日拂晓，日军飞机共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我军兵营。上午8时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廊坊，立即在飞机支援下向二二六团发起攻击。二二六团三营与敌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撤退向东转移，廊坊遂陷日手。

## 团 河

团河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黄村镇之东3公里处。团河行宫是清王朝在北京名苑“南海子”里修建的四座行宫中最豪华的一座，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日下旧闻考》载：“团河之源旧称团泊，在黄村门内六里许。河南北旧宽六十余丈，东西五十余丈。乾隆四十二年，重加疏浚，复拓开数十丈。团泊之流出南苑墙为团河，又入凤河，又

东南流与永定河合。”① 团河行宫周垣四里，四周土山，上植松柏，宫中团泊分东西二湖，中有桥相通，宫门三楹，内有前殿、后殿、配殿、多楹、别宇及亭台，宫堂之间有游廊124间，景色十分秀丽。行宫旁原本无村。有修建行宫时民工工棚之地，行宫建成后，民工便在原地落户，后来发展为团河村。

团河行宫建成后，清廷即派兵勇在行宫四周的“堆拨房”、“军值房”内驻防守卫。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南海子焚烧寺庙。日本、德国等侵略军先后闯入团河行宫，把宫中珍宝洗劫一空，瓷器、石雕均被捣毁。清光绪末年，北洋陆军第六镇驻兵南苑，曾把团河行宫当作驻兵营房。1922年10月冯玉祥任北京陆军检阅使时也曾在团河行宫内驻防。后来冯又在行宫东部宫殿区办了被服厂，安置退伍和残废军人就业。

1937年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后，宋哲元命令在河间驻防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增援南苑。赵率一个团兵力兼程北上，于7月27日拂晓赶至团河村，赵立即率部组织守备团河行宫的骑兵营及行宫内的二十九军福利工厂的200余名残疾军人，在行宫周围的土山上构筑工事。下午一点多钟，日军一架侦察机和两架轰炸机，在团河上空盘旋，投下两枚炸弹。下午3时，从黄村、魏善庄站下火车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千余人进攻团河村及行宫。守军奋勇抵抗，激战至傍晚，后退至南苑。团河行宫遭日军炮火的摧残。1942年日军为了修建南苑机场和廊坊、黄村、南苑火车站，团河行宫被彻底拆毁。

现在团河行宫遗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将有计划地修复旧行宫为风景区，建成团河行宫文化休息公园。

---

① 《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页。

## 广 安 门

广安门原名彰义门、广宁门。《析津志辑佚》载：金代“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阙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立门制十有二：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灏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sup>①</sup>明代《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二十八日）新筑京师外城成，上命正阳外门名永定，崇文外门名左安，宣武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sup>②</sup>清代乾隆年间仍称“广宁门”，宣统后改称广安门。<sup>③</sup>

广安门瓮城宽39米，深34米，瓮城垣墙厚7米，顶收5米，外壁曾有两块乾隆三十一年碑记。门楼自身高17.6米，从地面至楼正脊总高26米，楼宽13.8米，深6米，廊宽18米，深10米，楼比廊小得多。箭楼高度仅及内楼一半，楼宽13米，深6.6米。城台以上高7.8米，通高16.6米，墙由每一面为两根的暗柱支持，正面和两侧设有两层箭窗，门开在后面。<sup>④</sup>

1937年7月26日下午3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随即命令由天津乘火车到达丰台的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乘卡车26辆，由丰台向北平广安门方向开进。广安门守军是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第二十五独立旅六七九团刘汝珍部的一个连。下午营长李延赞得到大批日军开向广安门的情报，当即向军部参谋处徐处长报告，一面电话通知广安门守军，同时命令一连连长王保亭率部乘4辆卡车前往广安门增援。不久由城外开来一辆轿车，是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来到广安门，谎

①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三。

③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④ [瑞典]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宋惕冰校订，《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称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入城。到下午7时，大批日军乘26辆卡车冲向广安门，一部开入城内，我守军立即关闭城门开火阻击，于是两军发生战斗。在城楼上的日军顾问樱井企图制止守军射击。守军十分气愤，即向樱井开枪。樱井急忙跳城逃走，其随员被击毙。<sup>①</sup> 日军被阻于城外。晚10时战斗停止，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高粱地内，27日晨，按二十九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这就是所谓的“广安门事件”<sup>②</sup>。

## 南苑

南苑，在北京永定门外16公里处。古南苑四周有围墙长120里，是一座范围广大的皇家园囿。元代为飞放泊。清代《宸垣识略》载：“南苑在都城南二十里永定门外，元为飞放泊。明永乐间，增广其地，周垣为百二十里，我朝（清）因之，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蒐冬狩，以时讲武。”“明永乐年间，缭以周垣百六十里，育养禽兽。又设二十四园，以供花果。内有三水，故以海名。”《天咫偶闻》载：“南海子，明代上林苑也，国朝因为阅武田狩之所。同治以后，神机营各军，岁往驻扎，以秋去春归，军容极盛。其地产蘑菇，有口外风味。又有麋鹿、黄羊、四不象之属，而雉兔尤多。”《日下旧闻考》载：“此南海子乃羽猎场。飞者，走者，蹄者，角者，或群或友，纷纭霍绎。”<sup>③</sup>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南苑乃清朝皇帝阅兵及狩猎之所。

现在南苑镇，原名“万字地”，原为皇家神机营驻地。从西营房往东有六营，现在旧营无存，而三营门、六营门地名可以说明。“万字地”的来源，其说有二：一说南苑地旷，无地名，因

① 刘汝珍自述为“樱井当场被刺死，丢下城去”，见李云汉著《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384页。

② 李延赞口述，周树一记录、整理。周树一原名周茂兰，现住山西太原，曾是全国政协委员。卢沟桥事变时是驻守永定门的营长。

③ 《日下旧闻考》，页一二四九。

长蔓（读万）子草，俗呼蔓子地；二说该地曾驻过万字军，因名万字地。两说均似有理。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北洋第六镇驻在京师南苑、海淀。1913年，北洋政府在万字地设一所航空学校，购买法国飞机，又辟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时，七营房为陆军检阅使署（现南苑机场内）。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清帝，此处是冯玉祥司令部。1936年春，二十九军曾在七营房举办大学生训练班，年底结业后又招收一批中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训练下级军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部队有特务旅两个团，第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两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九师三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约2万人左右。赵登禹受命指挥南苑部队后，于7月27日晚到达南苑。当时赵看到南苑防守部队很乱，又无防御工事，感到形势十分危急，便急电调他所辖第一旅刘景山部、第二旅王长海部速赴南苑增援，鉴于该两旅已过永定河北上，故拟在援兵到达后，再调整防御部署，抵抗日军。不料日军在28日晨就发动总攻了。

28日上午8时，日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二十九军营房展开攻击，南苑守军并无准备，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讯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在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向南苑进攻，中途奉命切断南苑守军北平方向的退路，至下午1时，南苑战斗结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敌截击，也英勇牺牲。

南苑七营房，在1976年受到地震的毁坏。南苑飞机场在1985年照原样重新修复使用，并作为历史文物遗址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